



# 三高三樓憶當年



又  
新

硝烟籠罩帷幕裏，戰火紛飛夾縫中，攀崇山峻嶺，竄老林荒郊，抄羊腸小道，越深谷、爬高崗、淌小河、過石橋、奔跑著的青春。

## (一) 三高首樓龔家壩

湖北省立第三高中，是在一九四三年初秋成立，是繼襄陽五高、五師範、及鄖陽均縣、八高、八師之後，政府為搶救戰火中的青年全公費，招收淪陷區流亡學生所創辦。首創校址，位於距隨縣城日軍佔領區不足百里之遙，離環潭鎮約八里山路的龔家壩。第一屆共招收男女學生一百五十多名，女生只有七八個人

左右，真如鳳毛麟角。第一任校長是高醒民先生。生源來自鄂東南一帶淪陷諸縣，也有少數來自近鄰棗陽南鄉諸鎮的學生。基本生源是隨縣潰陽鎮潰水之濱的佛恆寺流亡初中，我是於一九四四年秋，來自佛垣寺初中畢業的第二屆三高學生。

龔家壩地處谷中盆地，小河流水，群山環抱、細沙、翠竹、良田阡陌的魚米富饒之鄉。校址大壩雖名龔家壩，但數里方圓之內，都是席氏富戶家族擁有的田莊。我們女生宿舍就在大宅中，兩套四合院併列的左邊的堂屋和左邊的長條廂房裡。這裡的民風淳樸善良，我

們就靠他們勤耕苦做的部分公糧活命，他們哺育著來自四面八方的莘莘學子。我們這些小孩子是吃這裏的大米粥、飯，和本地出產的蘿蔔白菜、翠綠的泡泡青菜、富有營養的豆腐、黃豆芽、萵苣、及使人垂涎不止的香辣豆瓣醬佐餐、強筋壯骨茁壯成長的。我們的服裝是草綠黃的軍衣，佩帶白底黃邊邊的高中符號，由專區製作蓋有印章，是我們高中生的身份證。校工已不再稱女生為「小姐」而稱如男生之稱的「先生」，意味著男女平等，也預示讀高中已是「淮大學生」的稱呼。十冬臘月我們穿上派發的棉軍裝保暖，山村的高寒季節，在由打穀場改建的大操場上集合，立正稍息不覺寒。而今回顧，我們那時的衣食住行，無一不和父老鄉親，與我們正處於堅苦抗戰的祖國家園緊緊地相依相連。

三高師生在深山野窪，背靠的唯一堡壘，是環潭當時被稱為「小漢口」的城鎮，自隨縣城淪於敵手，三區的專員公署、縣的首腦機

關，銀行、郵政以及工商首領，都轉移匯集環潭鎮，因此，這裏成為隨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我們參加任何活動，以至於一場球賽，都得爬山、過崗、穿林闖棘、快步小跑到環潭來來回回奔忙。在物質條件特差、而正是發育成長中的青年學生，僅靠糙米粥、飯，和八人共圍一小盆菜餚，所需營養遠遠不夠。



何況除了苦讀，還有嚴格的軍訓，以及建校中的修路、運沙建操場等勞務，能量消耗很大，加之鄉村環境衛生差，三百多人的大集體生活非同小可。學校經費不足，沒有必要的醫藥設備，常用的紅汞、紫藥水、和奎寧丸都很缺乏，如有生病或意外傷害，多半由小命硬扛。瘡疾、疥瘡肆虐著青春的肌膚和身體健康，因此女生中曾有佻皮無奈的自嘲：「打脾寒又冷又熱，長疥瘡死疼惡癢」。我就因患瘡疾病重抬回老家棗陽資山鄉下，耽誤過功課。

三高初建校的師資不足，開課不全，沒有英文老師，曾有同學抱怨，這高中像師範。直到第二屆學生入學，才開設英文課，第二任新校長是高曉山先生。此後教師逐步齊全，辛華如老師是我班的級導師，並教英文數學。教學有方和靄負責，深受學生敬愛。軍訓教官的軍訓課嚴謹、絲毫不苟。自創校之始三高已在大敵當前，日寇據點也在咫尺的縫隙中對男生早已進行嚴格的軍訓，傳說有的同學因心情緊

張，唯恐夜間緊急集合，行動有慢誤點，睡前不鬆綁腿，這種純樸的心態，足以證明，這些同學，他們是一邊努力求學上進，一邊認真軍訓為報效國家，作好殺敵救亡準備的雄心大志可嘉，正是我們當時唱的歌：「同胞被屠殺，土地被強佔，我們再也不能忍受！」一種愛國激憤激勵著的青春年華。一九四四年秋天，全國總動員『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學生參軍保衛國家。高曉山校長動員學校師生集體參軍抗日，全校師生紛紛響應，積極報名。後人不應漠視和誤解，當時這一輩青年並非認定任何黨派的標簽，而走向抗日熱潮，他們只是心中有祖國必須保衛，不畏強權侵略的勇者志士。三高集體報名參軍，因受到地方政府的反對，在戰地前哨辛苦創辦最高學府一鍋端走，培養人材落空不妥，省政府未批准此舉。結果是：意志堅定的同學去參加了體檢大都合格，他們激情奔放，雄心勃勃的青春腳步又奔向抗戰救國的起跑線上。但因沒讓女生有此機會，年輕

的姑娘們心有不甘，有人在私下隨筆中，以打油詩言志曰：「古有花木蘭，從軍巧裝扮，短髮天足女，只需換戎衫，而今行不得，難平心中怨」。

戰火近炙的學習環境，地處隱蔽重山，僻鄉閉塞，物資供應無比艱難，那時的食鹽常被鬼子封鎖，我們曾經食用過帶有苦味的硝鹽。至於刷印的正規教材，和文具用品更是奇缺，能有一隻「自來水筆」，掛在襟邊，是使人十分羨慕的奢侈品。我們多半使用沾水長桿兒的鋼筆書寫作業，墨水是買了顏料粉末，自製而成，紫色與綠配合加水，放點糖或鹽，就成爲物美價廉的天藍墨水，高興得互相誇讚。筆記紙張是環潭本地所造，有白毛邊紙和白色的皮紙，由於此地盛產竹子，土造的紙彈性和韌勁不賴。因缺書本，我們讀的是老師苦心編寫講義，老師在黑板上寫重點提示，或演習例題，我們則手腦並用，邊聽邊抄，既不能遺漏，也不可手慢，常因趕快，我自作聰明創造了只有

自己明白的簡字、符號、或以英文字母代替的速記速寫，如是，至今我不會寫正楷字，只能是象形又無形的不良行書。晚自習是自由組合，坐板凳圍方桌，共分攤買盞煤油燈、或臘燭、孜孜不倦苦讀苦學。那種艱苦的鄉村高中，習俗封建，非親非故、男女同學從不交往言笑。十分徹底的男女授受不親。我們這屆與上屆高班一樣，分爲甲乙兩班，每班五十多人，而女生只有七八個，都坐在前排，常常是，上課鈴響女生急忙搶在老師將到時就坐，而下課則急於尾隨老師走出課堂，謹慎小心唯恐觸犯授受不親的天條。因爲女生坐前排，老師提問及指定朗讀英文，或抽查當堂筆記，女生首當其衝。有次宰老師順手抽查我的筆記，發現我在英語單詞call旁邊譯有中文「唸」，他風趣的拿此字在黑板上示眾，他寫了唸與喊兩字，問同學們，這兩個字是否同音同意，並說這是一個小同的減筆字，只減省了兩個筆劃，卻寫了一個別字。我面紅耳赤，深深暗作

自責，幸虧諸位同窗只作善意輕笑而未哄堂大笑，給足了面子。當時我暗下決心，一定要學好英文和國文，棒上好成績，報答教誨入微的老師。

### (二) 三高遷校又一壩

一九四四年初冬，三高師生翻山越嶺，荒郊急行軍，自龔家壩奔跑到三四十里以外的黃梨樹壩，因這裏沒有招敵注目的城鎮，比龔家壩更隱蔽、更山外有山。這壩子是逃亡他方大地主的豪宅府第。曾經是國軍部隊駐紮過的營地，留下布局整齊的竹屋營房而撤去。這裡正宅寬大，學校教務辦公，以及課堂、禮堂、氣派勝于以前，我們是在敵人掃蕩威逼中打轉、又轉到這青山綠水條條坑田、美景如畫的大壩子裏來。在不斷地流亡逃難中，學校的流亡老師和學生，有幸緊緊擁在這山水之間的綠色圓周裡。又換的新任校長諶文軒先生親授公民課，推崇蔣委員長所著中國之命運一書，

因和平談判破裂國共交惡內戰日烈，學校曾發動以作文形式，讓學生寫「給毛澤東先生的一封信」，並在大禮堂演講。國文老師，仍沿慣例出「一封信」的政論文題，另有描景抒情的如稻香、秋色類文題，學生可任選為文，我班女生多選後者，便於盡情抒發景物的觀感，思念故鄉親人的流亡感慨。至於那些寫的「一封信」，未知學校當局是否真的投郵，似乎是走了一個過場而已。

談起中國之命運，我們不禁聯想到實際自古以來，中國人的命運，何其哀哉。尤其是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身上，所受苦難的折磨、漫長、漫長！許多人的不幸遭遇和傷害，好慘！好慘！幸免於難的飄泊者亦感，好沉、好沉！總之中國人的命運曾經好苦，好苦。所幸世界不斷前進的潮流，不可阻擋的沖刷、促醒、和牽引，使封閉、慢拍、固執的偏激民族，覺醒、反思、檢點、自強前進，走出迷霧，奮力前進。

一九四五年之夏，日寇瘋狂掃盪，共軍游擊隊下大洪山，國軍接駁交火，三股戰火交熾之中，黃梨樹灣已非安全之地，三高的流亡學生，不得不在老師的帶領下，跑出山窩、奔向近鄰棗陽的資山、王城興隆方向北上逃難，幸老師和華寒冰先生夫妻二人，帶著幾個淪陷區的同鄉，走進資山鄉下，我們幾個學生的住家村莊，暫時有分配在仲芳二姑，和愛倫姪女及我家小住，好在事後都平安返校，黃梨樹灣又恢復了書聲歌聲和軍號聲。

我們的英文和數學老師宰華如先生國語老師劉身漁先生及體育老師丁瀛先生，都有滿腹教學熱情和對學生的愛心，也很有個性。幸老師不管是課餘或週日休息時間，歡迎學生上門請教，和靄可親、誨人不倦。師母華先生熱情好客，幸老師要求我們除懂文法、牢記單詞生字，還必須多背長篇課文，以增長學生英文的寫作能力。指定我八課分期聯背（課餘之後及星期日到他住處去背）師母常招待我吃她做

的河南硬饅，沾上香腐乳，當時可是最美味好吃的點心。她愛我如女；還讓佬佬（師母之）爲我縫製過端陽節穿的新衣。她的愛心所給予我的溫暖至今難忘。劉身漁先生的國文課講解，不照本宣科句句珠璣引人入勝，使人神往、我總是聚精會神一絲不苟聆聽，忘了下課的時間。作文規定當堂交本字，我常因寫得太長，沒完沒了，興趣甚濃，交作文本時難以完稿，老師特許，寫好了以後再交。我因愛好田徑運動每上

體育課我特別認真，始自初中時丁老師就會是我的體育老師。到三高教體育課，似乎未能施展他的



教學才能，因黃梨樹灣的操場，本是國軍士兵練習的地方，只是高崗上的一塊平地，沒有任何體育運動的設施，所以我們上體育課時，只能稍息、立正、齊步走，和傳球的動作。丁老師的個性，表現在上課喊口令，也充分表達出他，潛移默化青年學子的愛國情操上。把向後轉的口令，變為左二轉變成向後轉的動作，學生不明白，他和黨的解释抗戰正艱苦卓絕，領袖和百姓決心抵抗侵略，直到最後勝利，我們只能前進，不能後退。所以我不喊向後轉！一片短暫的沉默，隨即按老師的口令作體操。他的言行，啟發著青春年少者的思維，而今回憶起來，仍滿懷敬意。

### (三) 三高進城再遷移

一九四五年的金秋季節，「八一五」抗日勝利，三高「復員」遷入隨縣城內，駐進戰前，原辛亥革命前輩羅宣社校長創辦的列山中

學原址。

三高的此次「復員」遷校，是離開隨西黃梨樹灣的「勝利」的奔跑，非比往昔師生為慶欣勝利的喜悅，和美好的憧憬，所陶醉。勝利、勝利它來得如此不易，來得如此使人驚喜。中國人付出了血流成河、屍骨如山、家破人亡、失地折疆的巨大犧牲，曠世災難，而今止息。美國的原子彈，它是什麼武器？我們該怎樣去認識？去揣摩、去明理？這一切的一切，使我們年輕的心激動不已。在勝利後的奔跑中，托校長諶文軒專員之福，女生幸有毛驢座騎上路。驢因身輕腿細，爬山越谷、走田塍、過小橋十分敏捷輕快，善良的民伕鄉親係毛驢戶主，他們肩挑擔，手牽毛驢送我們進城。路經安居鎮已是黃昏，投宿於鎮中小學。這一夜我是半睡半醒，難得安眠。我腦海裏思潮澎湃、一九二八年正月十五，我就出生在安居一山廟裡。生父在武昌參加辛亥首義革命後，久未解甲在北伐後的全國各地，大小軍閥

滋擾不斷，土匪猖狂，民國並未安寧統一，他帶著一營人和他的「漢陽造」的槍支武器駐紮在安居城外一個山廟裏，在戎馬倥傯的歲月裏，父親身邊帶著母親和兩個三歲及九歲的兒女，我在不該出生的時段，來到了人間，是一個多餘必須捨棄的女嬰。滿月後我被送下山，交給資山清水堰上堰角，吃齋唸佛，開善堂子孤寡的大姨收養，直到上學讀書長大成人。路經安居我多想看看我出生的山廟沒能如願。古云：「生於軍營不祥，生於廟堂命苦」我佔全了菩薩為何罰我為人？在我青春年少時我並不相信命運。但回顧平生而今耆年，多少坎坷多少苦難無從說起。

一九四五年復員遷校的安居之夜，我和所有同學一樣的滿懷勝利的喜悅，和對未來前途的美好憧憬，對個人出生和身世的困惑，只是單純的一念，事過境遷。第二天全體師生到達隨縣城內，走進了城中之城的列山中學原地，這學宮在縣城的「老城」之中，距工商貿

易熱鬧區「新城」兩里路以上。三高這個最高學府，與政府機關、銀行郵政，各個團體的辦事機構、共處一個大方塊中。這「老城」成爲隨縣政治、經濟、文化的首席中心。學校的四圍有磚砌的高大城牆，有巨型厚重的城門、翠柏夾道成蔭、前後三棟洋房大樓，和寬大的禮堂，以及其他生活配間。這境界似乎是一步登天。因後來班多人多，女生宿舍是竹片編的大統鋪。女管理員楊德明先生，她母子三代住在旁邊偏屋中，少寡撫孤令人同情。她的老母親十分慈祥，對我愛護有加，我的晚自習常去她房中，借光由學校免費供應的煤油燈。她們把我這個小女生當成知己，楊老師囑我以後把她講的故事寫成小說。

三高進城後的第四任新校長是楊宏初先生，學校的師資也更齊全了，有了富於教學經驗的史、地老師，深受學生愛戴。還有愛護學生的馬誠成先生。宰老師教全校數理課，仍是我們二屆甲班的級導師，但英文課換了

棗陽籍的赫先生。戰爭結束了，我們已不再穿軍裝而是自由的學生裝，女生穿上了時尚的陰丹士林旗袍。撤了號兵，一切作息由搖鈴吹哨子指揮，文藝活動萌芽，學生自演自導，老師指教演出了「野玫瑰」及「雷雨」等話劇。勝利後的國共內戰，造成的動蕩不安、傾刻間，使我們激情的喜悅，和歌唱未來的熱情、烟消雲散。此後，學校加緊了對學生的管制，訓育處對學生的信件進行嚴格的檢查監視行動。

一九四六年春，同班好友陳文琳由舅舅以轉學的方式自武昌把她送到張家口解放區去了，事先她並未預料。她走後不久，訓育主任李教之，有一天突然叫我去訓育處審問我是不和她有聯絡，並稱他扣下陳舅叫我去讀免費大學的來信，詢問我可知他爲何人，當時我一頭霧水，我與文琳是同窗小妹妹，她來自保康非親非故，我不識其母豈知其舅來歷姓名？倔勁頓起，要求看審問我的證據，李教之勃然大怒、瞪眼拍桌，「好大膽的小女生，信在我抽屜

裡，不給妳看！陳文琳的舅舅是共產黨，叫吳德峰」。警告妳好好讀書，莫犯校規，因爲妳是我的老學生（初中時他是我班的生物老師）不然早開除妳！隨大手一揮示意我回教室去。事後我向級導師宰先生訴苦，得知李主任要開除我的提議，經教務會討論，因宰老師力保激辯未能通過開除，這一場不白之冤，使我至今難以釋懷。也對恩師宰華如先生永遠銘感。

勝利復員進城，一切並非理想，記得有一次雙十節的大會活動，全校整隊前往，女排隊列在前男生介於女生之後和縣自衛隊之前，因有不肖衛士私下對女生出言粗魯，激怒了男同學，發生衝突、散會時衛隊揚言要圍攻三高，馬誠成（只知此音忘記何字）先生帶隊急奔返校緊閉學校城門，幾個高大年長的男同學一臉怒氣，要用石頭拚打，走上城牆護校，吩咐女生撿石頭，我當時和那位學姐一起（記不清），忙著撿石頭準備助戰。後因馬老師哭勸，怕同學吃虧「石頭怎抵槍彈」，他淚流滿

## 三高三樓憶當年

面，校方與政府協商調解，才平息一場驚心動魄的「丘八」與「丘九」之戰。而今回憶抗戰中歷盡艱苦磨難的青春和勝利後，多姿多采也屬多事之秋的校園生活，以及時代為我輩安排之際遇，萬千感慨在心頭。這漫長人生之路最使人刻骨銘心的，在於我們這一代人的剋星沖犯是和「九」字結下了傷心的「劣緣」。正當青春年少時，讀書努力求上進，追求美好的理想前途，生活苦、奔跑累，總是朝氣蓬勃，勇往直前，但在蔣委員長的天下，我們卻被稱之為可憐兮兮的「丘九」。解放後，我們努力改造思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脫胎換骨」，有過歡呼，有過感動。在毛主席紅太陽下，我們許多人的代號卻是「臭老九」，臭得人九死一生，臭得人粉身碎骨。古時「九五之尊」，「九」字本屬高貴吉祥，可和我們這代人結下的「劣緣」卻是太苦、太深，也太狠、太重。而今無比嚴峻的「已往」已為過去。我輩在不同地方，不同的環境中歡度夕陽、快

樂的頤養。還有許多人，仍繼續釋放夕陽彩霞燦爛之光。這許許多多，在歷史的磨盤中耐磨者，在時代的煉爐中千錘百煉者，見證了當代風雲萬千，和舉世枯榮。

結束語：在執筆「憶當年」之前，承蒙台灣湖北同鄉會理事長「棗陽文獻」主委李發強學長，熱情提示，武漢華中農學院教授萬至成學長摯誠協助，推荐杭州經濟學教授楊遇春學長大作「憶浙川」，擲我，參考有關三高三寶貴資料，筆者得以完成「憶當年」拙作。對諸學長深深感激。唯年逾古稀，記憶不準。不當、不足及錯誤之處，誠請批評指正。並借發強學長

在台灣主編「棗陽文獻」萬紫千紅，蘭苑芳圃之一角，敬向原三高三第一屆、二屆的我輩校友同窗問候祝福！

